

昨天晚上，多天来第一次可以把头伸在睡袋外面睡觉，感觉格外舒心畅意。昨天的窝棚，可以睡16个人，但只有6个人，除了我们三个走AT全程的，还有3个阿肯色州过来度春假爬山玩的大学生。早上9点离开时，她们还窝在睡袋里不肯起来。挥手和她们道别，开始上路。

天气好得让人一边爬山一边想睡觉。阳光明媚，山风拂煦，两天前还是零下15度，这里山花已经遍野。在山谷里发现好像是鱼腥草的嫩叶，心里一阵高兴：今晚有新鲜蔬菜吃了，揪片叶子一闻，不是的鱼腥草，应该是种野藤的嫩芽。

上次吃蒲公英，好多朋友好心劝告我不要乱吃野菜，以免中毒。在此谢谢大家好心。记得上中学时，文革还在进行，学校没什么功课，当时正在兴赤脚医生运动，推广中草药治病，书店除了毛著，就多了许多中草药的书。于是用零用钱买了本中草药书，开始按图索骥，放学后就拎着锄头漫山遍野挖草药，有些挖回来种在屋前屋后，有些煎熬炮制，按方子煮来自己吃。但凡看见书上说是清脾健胃保肝明目，就弄来吃，虽然没吃成一代名医，倒也没有毒死自己。想想那时父母真是开明放心，任由我胡来，有时还饶有兴味看我制药，从不阻挠和担心。

江南地区夏天潮湿阴凉处到处野生着一种叫蛇莓的野果，叶子和果实都有点像草莓，但只有手指头盖大。大家都传说蛇莓剧毒，是蛇吃的果子，所以虽然成片生长，果实红红的诱人，但没人去摘来吃。我看见中草药书上说蛇莓无毒，且甘甜，是一味中药。于是很想尝试，终于有一天，我当着同学的面，壮胆采了几颗大的蛇莓吃进去，然后忐忑不安地上课去了。心想万一中毒，大家都知道原因可以及时送医抢救。一直到下课都没事，大家都问我肚子痛不痛。从此，我就经常自己去摘蛇莓吃，而其他的人，依然没人敢吃，传统观念的力量真是大啊！虽然当年自学没有成才，所学也大多忘记了，但毕竟多认识了一些常见植物，知道哪些可以吃，哪些不能吃。

今天爬山好景不长，11半之后就感觉暴热难耐，一看挂在背包上的温度计，竟然达到摄氏30度！这什么天气，几天前还是零下10度呢！赶紧换下保暖速干长袖T恤，穿上排汗速干T恤。就这样，还是热得昏头昏脑。加上今天爬10公里大坡，从海拔1500多英尺一直爬高到4400多英尺，将近3000英尺，合近千米的爬升，走得人几近中暑。大约身体从寒冷状态进入酷暑，一下没适应过来，走的状态极差。10英里（约16公里）从上午9点一直走到下午3点多。3点10分到第一个窝棚休息。原计划还要再走8英里（约13公里）才宿营的。要是平时，8英里3个半小时可以走到，不算什么事，而且当时时间也足够，但今天状态太差，踌躇一下，决定听从身体的感觉，就地宿营，趁天气暖和，烧点热水擦擦身子。早点吃饭休息。

下午5点多，飞来不测乌云，下起暴雨，要是先头强行上路，淋雨是免不了的。不过，今天只走了16公里多，势必要多走一天才能到温泉镇。

今天的窝棚比较小，只能住6个人。除了我，还住了4个年轻人。有的是大学生，有个女孩，大学毕业，工作了两年，觉得没意思，辞工走AT。她计划走100天，大约可以走一半，暑假后进法学院读研，明年暑假再接着走完。

天快黑时，冒雨来了一对年轻夫妇还带着一条狗。他们是走两天短程的。男的样子和做派都很彪悍，他背包里竟然背了12罐啤酒！很豪爽地拿出来请大家喝，他自己喝伏特加。两口子还在窝棚外面抽了几口大麻。很江湖的派头。

下午翻过今天走的最高的山头，看见山顶有座怪模怪样的建筑拍了张照片，继续走，看见一对老夫妇在小道边草坡上晒太阳读书，跟他们聊了几句，问起那建筑，原来是联邦政府的飞行导航站，弄得跟外星人基地似的。



